



● 采访记者: 陈朋
● 采访事件: 上海世博会

从4月20日至26日,上海世博会试运营了六天(其中一天休馆)。对组织方来讲,试运营是越来越成功;而对游客来讲,试运营还是“试”出了很多问题。在经过热闹、新奇、拥挤、排队之后,一个最基本的

参观世博会,到底看什么?

问题逐渐浮现。参观世博会,我们到底要看什么?

有游客把世博园看成了一个大公园。也有游客把观世博当成了逛庙会。于是乎,只要是到世博园参观的游客,都会竭尽所能地钻进每一个热门场馆里看一眼,这也就不难理解“逢开馆,必爆满”的现象了。很多游客逢馆必进,即使排队等待三四个小时也在所不惜,似乎不逛遍整个世博园就对不起手中的那张门票。

新西兰馆的参展人员杨凯琳(纯粹的老外)感慨地说:中国人太多了。他们第一天开馆时

没有设置回形栏杆,结果前来观展的游客蜂拥而进,一小时就把场馆“累瘫”了。而她们跟澳大利亚馆交流后得知,对方更惨,6天试运营竟有两天都因为游客太多而提前闭馆。

国际气象馆的入口处放的是布条围栏,但接待游客时都换成铁栏杆。参展人员说,布条围栏根本不管用,所以干脆换成铁栏杆。

新西兰馆有一棵“茂盛”的新西兰圣诞树,由于仿得逼真,几乎每一个到此一游的中国游客都要上前摸一摸,掐一掐树干,确认它是不是真的。照看这棵树的新西兰馆参展人员鲁璐

几乎每见一名游客,都要重复说一遍不要摸树,树是假的。可她越解释,游客摸一摸的兴趣似乎越大,这让她非常无奈。

即便看起来玩得如此尽兴,但走出场馆之后,还是会有不少游客觉得没意思:“不就是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嘛。”

我为此纳闷,是这些场馆的展示手段错了,还是我们的欣赏态度错了?

“超级世博迷”山田外美代女士曾光顾过243次爱知世博会,这次又准备了184张上海世博会门票,在采访她之前我曾想,她到底是真的喜欢世博会,

还是只想再创造一个“世界纪录”?事实证明,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山田女士说,世博就是一所大学,你可以从中学到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理念。她举例说,等她看完了西安城市案例馆,她才大悟原来盛唐的历史是这样的。

我觉得山田女士的观博态度是对的。我们得用心去感知世博带给我们的新理念、新科技,而不是以猎奇的眼光去搜寻“明星”或其他稀罕玩意儿。

世博会被称为“知识的奥林匹克”,这才是它的内核所在。



● 采访记者: 刘爽
● 采访事件: 玉树地震

4月23日清晨,天很冷。巴金南加和爸爸青然站在玉树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操场上相对无言。巴金南加在这个早晨将随着其余31名同学前往青海省民族大学转移学习。在此之前,他

孩子们在,希望就在

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作为家里的长子,南加对自己将去的学校既担忧又期待。

他对记者说,自己的五个弟妹还小,自己离开家后,担心没人能帮助爸爸妈妈分担家务和家事。

但是能去西宁学习,又让他感觉对未来充满希望。说到这里,他羞涩地笑了笑。

在玉树采访的这几天,虽然空中布满阴霾和尘土,但是许多孩子的笑脸却令人感觉到,玉树不会倒,格桑花会开。

21日上午默哀结束后,我沿着跑马场往格萨尔广场走。沿途

看到很多阿卡开着货车沿街撒茶叶、泡面、饼干、矿泉水等救灾物资。8岁的小男孩才仁文毛等在马路边,看着有货车开近,就跑到前去挥手。

泡面被一袋一袋扔了下来,他先捡起一个空的泡面箱子,然后到处跑着捡泡面。有几个大人见状,纷纷将手里的泡面放到他的盒子里。“谢谢,谢谢好人!”看着箱子里的泡面,他挥着手向远去的车辆致意。捡这么多泡面干什么?他指着不远处的帐篷告诉记者,给他的奶奶。顺着他的手看去,帐篷外面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用充满慈爱、期待、

鼓励的眼光看着这个8岁的小男孩。

结古镇的新建路上,因为两个小女孩而造就了一面有名的心声墙。每天从这面墙下走过,我都会看一下上面增加了什么内容。“感谢救玉树的叔叔们”、“玉树挺住”、“永远爱祖国”……有空的时候,12岁的伊西永措和13岁的尼玛卓玛就来到心声墙边,将自己的心里话写在上面。而当记者的镜头对准她们的时候,她们总是会流露出真诚的笑容。

孩子们是脆弱的,看着地震后被压在钢筋水泥下的一张张惊

恐、恸哭的脸,总是令人觉得揪心;他们是坚强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燃起对未来的向往。心声墙的两姐妹说,自己以后想做女特警,因为女特警很可爱;而在帐篷学校里的不少高三生表示,为了建设家乡,要放弃以前的理想,改学建筑工程。

我之前一直在怀疑,在大地震面前,弱小的人类如何能抵抗这种侵犯?但看到这些孩子那一张张真挚的、充满渴望的脸后,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做希望。

玉树人说:“格萨尔王雕像不倒,玉树不倒。”而我真的认为,是“孩子们不倒,玉树不倒”。



● 采访记者: 廖雯妍
● 采访对象: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

跟着自由摄影师王久良在北京拍摄垃圾的四天是令人难忘的经历。每天清早天还没亮就出门,夜色深沉时赶到另一个地方歇脚,一天都在路上。

追逐垃圾的拾荒者

除了吃饭,其余时间面对的通常是各式各样的垃圾,一天下来很少能见到人,除了那些在垃圾堆上作业的拾荒者。

他们通常穿着质地粗糙颜色斑驳的衣服,埋头在垃圾堆里翻捡。见有外人来,会停下手里的活好奇地盯着看很久。

拾荒者住的棚户多半在垃圾堆旁不远处,有的由薄木板搭成,顶上用石块压着塑料膜。我还见过用大家电包装箱做的屋子。这些“物尽其用”的棚户低矮肮脏,远看并不能和垃圾堆区分开。

那些从外地流入北京的拾荒者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棚户里,像一群逐垃圾而生的“牧民”,从一个垃圾场迁徙到下一个,而他们的名字并不出现在北京市政府的流动人口登记簿上。

4月9日傍晚,我们拍完昌平区沙河水库边的黑粪池决定离开。面包车颠簸在回程的小路上,远远看见暮色中暗红的火焰跳动,寒风送来垃圾焚烧的刺鼻气味。

这些垃圾是住在边上的拾荒者烧的,都是分类处理后对他们彻底无用的“垃圾”。

这群从四川巴中来的拾荒者住在这里已经三个月。最老的六十多岁,跟着儿子一家人出来捡垃圾。

“为什么要从四川来北京呢?”我不理解。

“没办法才来的,我们那边是山地,地不肥,一小块一小块的,种不了多少粮食,饭都吃不饱。”而去年的地震,让他们最终决定离开那片满目疮痍的土地。

正是他们准备吃晚饭的时分。砖块和塑料薄膜搭起的小屋被风吹得作响,十几米外的发电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小屋门

口,妇女们在小煤炉上翻炒着从镇上买来的青菜,小砂锅里的米粥冒着泡。不远处的垃圾堆里,孩子们和小狗嬉闹着。母亲敲着碗筷喊:“吃饭啦!”

“你能帮我们安排去干垃圾分类吗?别的我们不会,就会这个。四川人,出了名的不怕脏不怕累!”得知王久良是研究“垃圾分类”的,正准备向政府建议建专业的大型垃圾分类站,他们立刻说道,一脸希望。

“能问问政府,我们这些人可能有医保吗?”那位老大爷问我。



参展名家系列介绍:

朱启典:

著名国画家,字徽五,1922年生,山东高青县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理事、山东画院艺术顾问、山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2002年1月国画精品《蝴蝶兰》被江泽民作为国礼赠予来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陛下。2003年8月,国画精品《寿兰》被选定为国礼由李肇星部长出访时赠送给韩国总统卢武铉。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季羨林为《朱启典传略》欣然题词“一生苦学,终成大器”。

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与外国元首及友人,并被中南海、中央文史馆、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礼堂、中央美术馆等海内外博物馆收藏。

情系齐鲁·中国画名家故乡展

主办: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 承办: 齐鲁晚报书画院 地点: 山东省美术馆 时间: 2010年5月8日-11日

乡情,是每个人难以割舍的情愫,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更会像年轮一样逐年增加。此次画展就是以“情系齐鲁”为主题,为数位祖籍山东的中国画名家量身打造的学术交流展,所展作品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不乏齐鲁文化的儒雅风韵。届时,将为齐鲁大地呈现一份艺术盛宴。